

风雪春晓

讀“風雪春曉”(代序)

石 言

尹家成同志是个青年战士。他小学毕业后就在文具店当学徒,通过夜校学习和自修,达到初中水平。他1956年入伍,1957年一月入团,现在是无錫駐軍某部汽車修理所的中士修理工。这一部长篇小說“風雪春曉”,是他的第一部作品。

文学爱好者的第一部作品,常常和本人的经历有密切关系。这部小說中的秉雄,就是尹家成同志二哥的化身;秉雄的父母弟妹和作者的亲属有近似之处;而学徒生活的部分,当然也有作者自己的亲身体会在内了。

不过,小說和生活的原样已有很大的差异,和初稿大不相同了。

尹家成同志写这部小說的动机很好。他的二哥秉雄是个好学的青年,被旧社会害死了。他要把这悲剧告诉青年同志们:新中国是多么光明幸福,右派分子是反动的。小說初稿中,秉雄是被国民党特务逼婚而为反动乡长打死的。小說中秦保民的結局。小說最初的名字叫“太阳尚未升起的时候”。

但是,秉雄并没有能走上革命的道路。初稿的材料比较片面,有贯穿全书的对立面——阶级敌人罗雪月等,也没有秦保民一家的故事。可以说,初稿还是在半成品的状态。

目 次

“风雪春晓”(代序)

第一章 学徒生涯

- 一 小年夜.....
- 二 求鬼.....
- 三 学徒生活.....
- 四 橘子和麦芽糖.....
- 五 请酒.....
- 六 巧遇菊芬.....
- 七 抢米店.....

第二章 仙人坑

- 一 仙入坑.....
- 二 诡计.....
- 三 老爷的“善行”.....
- 四 狼与狈.....
- 五 无奈的事.....

六	仙人坑的变迁.....	86
---	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 菊芬

一	菊芬的不幸.....
二	巧计骗“煤人”.....
三	晴天霹靂.....
四	父亲.....
五	逼婚.....
六	姑娘的灾难.....
七	死与生.....

第四章 人兽之争

一	危险的路.....
二	搏斗.....
三	慈母泪.....
四	人兽之争.....
五	捉赌.....
六	仲希之死.....
七	噩耗.....
八	引路人的话.....
九	意外的遇见.....
十	踏上大道.....

第一章 学徒生涯

一 小年夜

秉雄从罗氏小学里出来，高兴得嘴角不断地耸动，几乎要笑出声来。

他快步在街上走着，连行人和两旁的商店都来不及细看一眼。他要尽快赶回家去，把自己心里的喜悦及早告诉爸爸和妈妈。

他刚刚走得起劲的时候，忽然听到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在叫他，抬起头来一看，原来是两年前的女同学王菊芬，这一下可把他给窘住了。

看到她，他照理是该高兴和激动的。可是，人往往有这样的反常现象：当他渴望着遇到的人或事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，反会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。尤其象秉雄这样腼腆的人，在街上行人的目矚之下，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姑娘，就更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

“啊，是菊芬妹！”直到菊芬走到他的身边，站在那里微笑着看他，他才记起还没和她招呼呢。

“秉雄哥，你从哪里来，走得这样急？”菊芬向来是落落大方的，她停住脚，微笑着问。

“从学校里来。”

“学校放假了吗？”

“放了，今天上午举行学期结业典礼，发成绩报告单。”秉雄答话很轻，好象怕别人听见。

“你考第几？”菊芬期待地看着秉雄。

“第、第一。”

菊芬索性把肩上挑着的两只竹篮放到地上，伸过一只手去，说道：“让我看看成绩报告单。”

秉雄从口袋里掏出成绩单来递给她，自己却尴尬地看着别处。

看着成绩单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菊芬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，笑意使颊上的酒涡渐渐加深。她莫名其妙地觉得，他的成绩出色，好象就是她自己的幸福与骄傲。但是，与这同时，她的心里又升起了一种悲哀的念头。她不能不联想到，自从娘死以后，自己失学已经两年多了。两年多来，她始终在家里过着沉闷孤独的生活。

“秉雄哥，你真聪明，又用功。”菊芬看着看着，情不自禁地称赞起来，惹得秉雄从脸上一直红到脖颈。

她看完了，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。她把成绩单递还给秉雄以后，忽然记起了一件事，忙弯下腰去，在竹篮里拣了一筐最鲜嫩的冬笋交给秉雄道：“秉雄哥，你把这带回去，给赵老师、谢老师吃。”

“啊啊，”秉雄连忙推却道，“你不是要拿去卖吗？都拿去卖吧，可以多卖些钱。”

“不，”菊芬固执地一摇头，“这是爹说送你们的，原来我打算把别的卖了以后再送去，现在碰到你，就托你带去吧，代我望望赵老师、谢老师和毅毅、瑛瑛。”

“你不到我家去啦？”秉雄接过笋，有些失望地问。

“嗯，家里还有许多事，不去了。还是新年叫虎妹妹秉毅弟弟到我家来玩吧……你也来。”

“噢，”秉雄微微点点头，担心地朝从她身边擦过的行人看了一

眼。

“一定来噢！”菊芬好象怕乘雄赖掉似的，又叮咛了一句，等乘雄点头答应以后，才挑起担子朝街上走去。

待菊芬走远以后，乘雄才一手提着冬笋，心里喜孜孜地快步朝家里走去。他知道，只要在爸媽面前偶尔提起菊芬，爸媽就会不住地夸奖她，每当这种时候，不知为什么，他总觉得好象在夸奖他自己，心里甜滋滋的象吞进了蜜糖。今天，手上的笋表明，又非在爸媽面前提起她不可了，更何况口袋里还有一张名列第一的成绩单，爸媽见了会多高兴呵！

还没走进屋里，他就欢乐地喊起来：“媽！”见沒有人回答，就一股劲地朝里走去，空着的那只手已禁不住伸进口袋，打算摸出成绩单来。

房里的情形，使他猛地一呆。那只已伸进口袋空着抽出来。一股悵惘的感觉，把原^想无影无踪。

房里，万隆南貨店的三老板，正晃着肥大床边。他板着一副黑煞煞的脸，满脸不高兴地正^在见乘雄进去，立即指指他，对着半躺在床上的爸爸甕声甕气地说：“喏，两片三刀头鯪，一斤粉絲，两盘菹面干，都是乘雄来拿的！多少日子了，少說也有三个月！”

“是啊！帳是欠得很久了。不过我現在实在沒有办法。你是知道的，要是^你有办法，我也不是喜欢拖帳的人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！赵先生，你有困难不假，可是我也有困难呀！你是讀書人，做生意的道理不是不懂，我們是靠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，过个手賺几个辛苦錢的！要是都靠你，到小年夜还不还帳，我这个店还开得下去？”

赵仲希輕輕地叹口气，用深陷下去的眼睛望望三老板极不高兴的脸，繼續低声慢气地說：“三店王^(注)，只能請你再寬容些日子。你看，年尽岁逼，我家里还是这个样子，实在一点办法都沒有。”見秉雄默默地站在旁边，仲希又回过脸来对他說：“秉雄，給三店王倒杯茶。”

秉雄放下手里的笋，倒了两杯茶，一杯遞給三老板，一杯遞給了父亲，然后不声不响地站在旁边。他在想刚才爸爸所說的那句話：“……年尽岁逼，我家里还是这个样子……”望望外間，鍋灶冷冷清清地在那里沉默着。又想想刚才回家时路上所見的情形：有的人家已在杀鸡宰鹅，忙碌地准备过年了。想到这里，他突然觉得鼻子里涌起一股酸味。

三老板喝着茶，两只眼睛却总是在地上那捆冬笋上面打轉。

“绷紧的肌肉松了松，半真半假地說道：“赵先生，你
“在”备了。說句不怕你見笑的話，我虽然
笋还没着落呢！”

并指的方向看去，才看到地上放着一捆冬笋，

玉米的？”

“阿六爸家送的，”秉雄回答道。“刚才路上碰到菊芬妹，她叫我带回来的。”

“嗯，原来是送的。看样子，倒蛮嫩呢！”三老板自言自語地說，但故意把字音說得特別重。

仲希懂得他說这些話的意思，无奈輕輕叹口气：“三店王，我看是不是这样：这笋你看得好的話，就拿了去，别的总要等开年了。”

“这不成呀！”三老板的脸又沉下来了。“我欠通元錢庄的头寸，

(注) 浙江绍兴一带农民对地主、商店老板的称呼。

年三十定要剗清，你要幫幫我的忙，湊湊數；最遲，明天上午我要來拿的！”

仲希無力地苦笑了一下。他看看三老板的脸，阴沉得象下雪时的天，知道再扯下去也沒有用，只得点点头。这样，三老板才站起身来，但他沒有立刻朝外走，却围着地上的笋踱了几步：“这箍笋嘛，我看你自己留着吃吧，反正一样的。”

“你拿去吧！”不知是气話还是真話，仲希的声音抖动得很厉害。“你看值几个錢就抵几个錢好了！”

“好好，那也好，我也不客气了。这个嘛，大概有斤把重吧。”他用手掂了掂份量。“現在市面上是三元八角一斤，就算抵四块钱吧。”他嘴里这样說，心里却在盘算：“嗯，至少两斤重呢！象这种嫩笋，少說也要五块钱一斤，真合算！”

仲希沒有說什么，他只觉得心里有一股說不出的悲裏，想不到一个人落魄潦倒的时候，連別人送些小东西都无法保住。最后，他沉重地点了点头，三老板馬上拎起笋，一搖一晃地走了出去。

秉雄用憎惡的目光盯着三老板肥猪似的背影，直到它消失为止。

他感到憤恨，心里好象糊滿了辣椒，身上一陣陣发热。在三老板提起笋往外走的时候，他真想一把夺回来，但爸爸已經答应了，有什么办法呢？

他坐到床沿上，用疑惑的眼光望望父亲，問道：“爸，为什么要把笋給他呢？”

“唉！”仲希輕輕嘆口气，“商人的心哪！不給他不肯走的。他拿去也好，虽然羊肉当狗肉，明天总可以少还几元錢了。”

秉雄不作声了。他沉默了一会以后，才又开口問道：“明天哪来的錢呢？”

“明天再想办法吧。你从学校里回来？”

“嗯，”秉雄点点头，摸出袋里的成绩单，递给父亲。

仲希接过来，吃力地看着上面的成绩。一丝凄切的笑意，在他那颧骨突露的脸上浮现出来。

忽然，外面门一声响，秉毅的哭声传了进来。秉雄正预备出去看看，秉毅已跑进房里，扑到秉雄怀里大哭。问他为什么，他也说不清楚。幸而秉璞跟了进来，闪动着两只明亮的小眼睛代他解释道：“小铜锣的爸爸给小铜锣买了一管手枪，‘拍、拍’地会响，弟弟也要放，小铜锣不肯！”

秉璞的话，好象抽开了秉毅的伤心河流的水闸，他哭得更加起劲，小脸蛋上，泪珠也滚动得更迅速了。秉雄只得轻轻地拍着弟弟的肩膀，哼着现编成的顺口溜劝他：“毅毅乖，不要哭，阿哥明天给你做一个。”

母亲谢如娟正好从外面进来，她已经听见是怎么回事了，她把淘籬放在窗口的梳妆台上，也说：

“这也用得着哭？阿哥给你做一个不就行了，乖，快不要哭。”

秉毅的小手枪有了着落，就不哭了。他一面举起小手背擦眼泪，一面仰着头向哥哥请求：“阿哥，要红的，正月初一我到街上去放，‘碰碰’！”

秉雄摸出手帕给弟弟擦着眼泪和粘糊糊的小手，答应着他的要求。

仲希望了望如娟拿进来的淘籬，用眼光问：“是六谷粉？”

谢如娟望望他，低声地答道：“连这个还是说了许多好话才借来的。”

“唉！这样怎么了结呵！”仲希感伤地叹息着。忽然，他记起自己手里捏着秉雄的成绩单，就抬起身来，递给妻子道：“秉雄这次又

是第一名，总成績比上学期进步了一点三七分。”

謝如娟的年齡，和丈夫差不多，也近五十了，身子又瘦又小。髮角花白的頭髮，額上又細又深的皺紋，都十足顯示了她的衰老，只是瘦削的臉頰上，還多少有點秀氣。

她从丈夫手里接過成績單來。看着看着，心頭忽然涌起了一股無限的快慰，終日復蓋在臉上的憂慮的氣色，也被一種自豪和幸福的感覺驅散了。

“怎麼，‘小老头’的脾氣也改了？”謝如娟看到品德評語欄上，滿意地問了這麼一句無須再問的話。

秉雄輕輕地“嗯”了一聲，好像害羞似的低下頭，撫弄着秉毅的小手，但心裏卻湧起了一種喜孜孜甜津津的感覺。

“對，年輕人應該活潑一點。”仲希也以贊許的口氣說。

好像約好了似的，秉瑛和秉毅兩個，一齊攀住媽媽的手：“媽，這是阿哥的成績報告單？我要看！”

“你們又不懂，看什麼？”謝如娟雖這樣說，還是把成績單交給了他們。“當心撕破了！”

兩個小孩子高興地溜到旁邊，都用小手指着上面一個一個數字念：“這個八分，這個五分……”其實，秉毅連個“-”字都不認識，可是他比阿姐還叫得起勁。

“孟三林來過了。”過了一會，仲希又對妻子說。“帳明天一定要還清！”

這句話，使浮露在如娟臉上的喜色立即消失了。她皺了皺淡淡的眉毛，擔心地問道：“那怎麼辦呢？剛才穗新米店的劉鳴九在街上碰到我，又討三斗紅梗帳，臉色非常難看。唉！要不是生活把我們逼成這個樣子，我真受不了這種氣！”

“討債的人哪有好臉色呵！”仲希嘆息着。“剛才菊芬送來一箱

冬笋，也被孟三林拿走了。”

“菊芬来过了？”如娟問丈夫。

“她没有来，是路上碰到秉雄，叫秉雄带来的。”

“真难为她，她们自己也很困难，还来雪中送炭。”如娟輕輕地念叨着，忽然又把話轉入了孟三林討債的事：“怎么办呢？明天哪有钱还帐！”

“我想明天去找罗雪月借点钱，先混过年关再说。”

“借债还债，也不是办法呀！而且，罗雪月的钱又不是容易借的”

“除了这条路，别的更没有办法呀！”仲希看一眼正在“五分、八分”乱嚷的秉瑛姐弟和坐在床沿的秉雄，接着说：“姐弟俩已经盼望一个多月了，天天叫过年过年，要是点东西都没有，想想也不忍心。再说，讨债的又逼在眼前。我看把那张蒋南沙的花鸟图拿去，问他借二、三百元，大概总会答应的。”

“剜肉补疮，开年又怎么办呢？”谢如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父母的对话，使秉雄的心发着难熬的阵痛。他知道父母的苦处。妈失业三年多了，那是生育秉毅以后不久，因为身体不好，位子被一个校董的亲戚挖去了。妈自从那时离开学校，整整三年多没有工作干。爸爸因为患了肺病被学校辞退，也有两年多了。这两年多的时间里，依靠妈摆香烟摊维持一家的生活。本来不多的家具，也逐渐变卖光了。以前，爸妈总是把眼前的一切，归罪于战争。他们常常说，现在是战争时期，是困难临头的时候，个人遭灾蒙难是难免的事。只要有一天抗战胜利，也许又能找到工作。所以，他们总是天天盼望胜利。

今年，胜利果然盼到了，可是，爸妈的幻想仍无法实现。胜利到现在，已经将近半年，职业没有着落，物价不断上涨，家里艰难的生

活更加不堪了，再加上一种幻想破灭后的绝望心情，爸媽心头的負担就更显得沉重。

秉雄虽然还只有十七岁，但肩膀上已经落下了一副很重的担子。他是长子，弟妹都还很小。被生活压弯了腰的父母，除了他，又有谁能帮助他们？他也会想过，想以自己的肩膀分挑父母肩上的担子。但是，他，一个尚未成年的学生，又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来呢？

他沉思着，忽然，一阵内心的颤动，使他骤然想起了一件事，终于激动地说：“媽，明年我不读书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謝如娟吃惊地抬起头来问。

“家里这样困难，我应该帮帮家里，不应该再加重你们的負担！”秉雄涨红了脸，連嘴唇都抖动起来。

仲希瞧着秉雄，微微点点头说：“你也想到这一层了？”说着，眼睛不免湿润起来。

“是的，我不读书了，去工作！”

“去工作？一时哪里有恰当的机会呢？”如娟怜惜地望着儿子。

仲希移了移背后的枕头，吃力地动了动身子，对儿子说：“我倒也不是没有考虑过。从前，我总认为读书最有出息，但今天看来，毕业就是失业。人到没有办法的时候，还不如到商家去，只要正直好学，一样能够出淤泥而不染，做出一番事业来。所以我早已留心过你的机会，去托过好几个人了，可是都杳无音信，有一封信还差点惹出祸来。”

“怎么？”秉雄吃惊地抬起头来问。

“是重阳那天写给王家振先生的那封信——就是第二天你去寄的那封，王家振是我塔子桥小学的老师，虽然年轻，可为人诚恳正直。在塔子桥的时候，只要哪一个同事有什么急难，他就肯舍己

为人地去帮忙。就是老校工生了病，王家振也肯屈身去替他延医、配药、问汤问水，象亲人那样去照料，这在穿长衫的人当中，确实是很难得的。那时，没有一个同事不称赞他好。就因为他待人诚恳，肯帮助人，所以我这次写了封信去托他替你介绍工作。但没料到信一去好久不见回音，这就使我感到奇怪了。我知道他不是个对别人的事不负责任的人，就是工作无法介绍，回信是一定会来的。现在久久不来信，莫非是信未收到？还是他已经离开了塔子桥小学？本来我想索性到塔子桥去一趟，但后来想想，来去一次又得花好几十元盘川，而且我又没力气行动，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“上月七号……不，是八号，总之是你到校里领作文比赛奖品那天，塔子桥小学来了封信。信是老校工写的，他开头第一句就叫我以后不要再给王家振写信，真把我弄得莫名其妙。看下去，才知道王家振已被校方辞退多时了，原因是说他在学生当中宣传共产党思想，有赤化分子嫌疑。老校工是好意，叫我以后别再往塔子桥小学给他写信，以免惹出事来。”

教员这个职业，使仲希讲起话来习惯于有条不紊，而且很缓慢。他说到这里，停了一会，才又惋惜地说：

“这样的人，为什么也要相信共产党呢？”

“是啊！”谢如娟叹了口气，接上丈夫的话说道。“不过，这也难怪他们。这样的世道，年轻人不挺而走险，到哪里去找出路？照我看，象王家振那样的人，不大会走到岔道上去的。”

“妈，你也认识他？”秉雄听爸妈说完后，插嘴问。

“嗯，”妈妈点点头，“我们家里他也来过，那一次他还送给你两支彩色铅笔，你不记得了？”

秉雄侧着头回忆了一会，但想不起这人的面容来，最后摇摇头道：“我记不大清了。”

“这怪不得你，他来的那年，你还只十一岁呢！事隔七年，也该忘了。”仲希对儿子说。

“那末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稍停了一下以后，秉雄又问。

“现在下落不明。这种社会，年轻人无路可走呵！”仲希不胜感慨地回答儿子。

静默着，秉雄默默想着爸妈说的话。

沉默了一会以后，仲希忽然又接着对秉雄说道：“前天你叔叔来的那封信，你没看过吧？在书橱里，你可以拿出来看看。他也是说，城里情况不见好转，要介绍工作，一时有困难。”

秉雄打开唯一的黑色旧书橱，拣出叔父最近的来信，坐在床沿上静静地看起来。

那是两张毛边十行纸，上面挤满了墨笔字，是叔父的手笔。他这样写着：

胞兄手足如面：

此次信又收到，所云托弟之事，有怪弟不肯上紧之意一书，此实系不明弟之苦衷也。

雄姪机会，弟无时不在心上。奈县城自重光以来，商业危机，与淪陷时全然相同，弟初以为胜利后，市廛局面当有好转，而事实却令人不胜慨叹。淪陷时，县城米业，在伪县长红须头熊断下，各资金较少者，均奄奄一息，苟延残喘，甚至有力不能支而倒闭者。重光后，原冀重整旗鼓，恢复旧业，岂料命运更有不如前者。大凡长袖善舞，经济浓厚之辈，依然囤积朋比。各小本商贾，只能听命于人，仰承他人鼻息。现不但米业如此，即其他各业，亦莫不如是。如弟店店王，整日紧锁双眉，有裁人减薪之意。嗟乎胞兄，值此末世，何日始能舒暢！

近日，县城米业，由某巨翁〔即任省参议之最有名者〕暗地

操纵，不但小本同业，有随时被并吞之危，即实力较厚者，除有背景靠山者外，亦岌岌自危。故对雄姪机会，一时实无力可为。弟一面当多方留意，一俟有机，即当飞函专告，姪儿犹子，弟决无坐视之理。现实情如此，还祈胞兄鉴谅。专此即頌

提安

嫂姪閻第安康

弟仲林叩

叔叔的来信，使他想去做工作的热望受到了不小的打击。他出神地呆呆想着：“哪里去找工作做呢？”

一种凄苦失望的阴影，在他那端正的小方脸上盘旋着。他望望父亲深深陷下去的眼睛，又看看镌刻在妈妈额上的一道道愁纹。思索了一会，他好象突然发现了什么令人高兴的事，欣喜地用试探的口吻问：“爸，姚新记能不能介绍进去？”

“姚新记？”

“嗯！”秉雄点点头，“我听一个同学说，姚新记原来那个阿桂，前两天生病死了，他们大概总要进个学徒。”

仲希没有作声，皱着眉头，默默地思考着。过了半晌他才说：“托人去试试看也好，这样的日子，一天也难过下去。罗雪月跟姚新记关系很密切，明天去托他试试。”

听了丈夫的话，谢如娟忽然着急起来，神情紧张地摇头反对：“这月店不行，姚新富夫妇待学徒凶是出名的。听人说，那个小阿桂就是累死的！”

秉雄看到妈妈惶急的神色，心里不禁也为之一震。但过了一会，他还是对妈妈说道：“妈，不要紧的，我人比小阿桂大，吃得消。”

“当学徒是苦的。”仲希沉默了良久以后，插嘴道。“不过，过分的虐待，我想也不至于。对待秉雄，他们也绝不至于象对待小阿桂

那样。我赵仲希现在虽然贫病交迫，但这一生光明磊落，是块敲得响的硬招牌。姚新富也是个聪明人，他当然也要顾忌到我们。我去托罗雪月试试也好。”

谢如娟感到一阵难过，她止不住喃喃地嗟叹道：“唉！我们这辈子好歹念到师范毕业，想不到一代不如一代，秉雄连小学都没法毕业，真意料不到……！”

“这也是出于无奈啊！”仲希尽量压制住内心的痛楚，劝慰妻子。“其实，现在读不读书也是一样。在上海、南京、北平那些地方，大学毕业生拉黄包车、卖面包的有的是。倒还不如那些目不识丁的人，搖身一变，就是高官厚爵！”仲希说这些话，一半固然是为了劝慰妻子，一半也是发泄自己的郁愤。现实确实把他弄得糊涂起来，他真难以想象，他，一个师范毕业的知識分子，在与生活周旋的战斗中，连一个一字不识的甲长都及不上。

房间里静默了，谁也没有说话。

“通——砰”，不知谁家请过年菩萨的爆竹声从窗里钻进来。这声音象一把鋼針，除了两个小孩以外，房里的三个人，都象被它刺了一針似的，輕輕抖动了一下。

房间里的气氛显得忧郁而低沉，两个正在玩耍的小孩子，仿佛也被这种空气感染到了。他们把玩厌了的成績报告单塞回媽媽手里。

“媽，阿哥是第八名噢？”秉毅仰着小臉問媽媽。

“哼，是第一名！媽呵？”秉瑛也仰起臉看媽媽，好象要媽媽替她証实，是她对了。

谢如娟沒有回答秉毅，也沒有回答秉瑛，她只是呆呆地端詳着手上的成績单，忽然兩滴很大的泪珠，从她瘦削的脸上簌簌地滾下来，落在成績报告单上。